

曹金剛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惶惑的年代

外面

已经下雨

稀疏的雨点

东一个西一个

落在人行道的

石砖上

夏天

已经
临近

了

我想
新的
生活

即将开始

明天

我会早早起来

去寻找

一份

新的

工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惶惑的年代 / [意]达契娅·马拉伊尼著;曹金刚译.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8

(曾经轰动的20世纪外国女性小说丛书)

ISBN 7-5302-0582-X

I. 惶… II. ①达… ②曹… III. 长篇小说 - 意大利 - 现代 IV.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24006号

曾经轰动的20世纪外国女性小说丛书

惶惑的年代

HUANGHUO DE NIANDAI

[意大利]达契娅·马拉伊尼 著 曹金刚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875印张 129 000字

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5302-0582-X

I·567 定价:13.00元

序

..... 钱满素

20 世纪外国文学领域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便是女性文学的崛起，这无疑是妇女的解放在文学园地中的开花结果。

妇女写作和男子一样，除了天才和勤奋之外，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精神，二是物质。精神指的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认识到自己也有独立的人生价值，也有参与社会的平等权利。物质指的是经济自立和对时间空间的支配，借用弗吉尼亚·吴尔夫的话说，就是要有“自己的一间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绝大多数妇女都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无论从精神或物质上，女性都依附从属于男性，终生囿于家庭。清教徒认为，上帝创造女人就是让她成为男人的帮手和附属。一个好妻子必须服从，必须否定自我，必须舍弃一切追求智力发展、自我实现的狂妄自大的愿

望。清教徒的这一观念显然在各种文化中都曾具有普遍意义。“女子无才便是德”，她们即便写作，也不一定去发表；即便发表，也常用假名，因为发表作品是一种公开参与，不是女性分内的事。

妇女在本世纪中获得的地位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比拟的。正是在 20 世纪，女人从男权下解放出来，这对人类生活的意义也许不亚于文艺复兴时人从神权下的解放。在各国，特别是二次大战后，民族解放和民主进程推动了妇女事业，妇女普遍获得了与男子相等的法定权利。妇女的受教育、就业和经济独立，为她们的思想独立创造了条件。60 年代以来涌动的当代女权运动对女性意识的触动更是非同一般，女人发现了一个“我”，发现自己也有值得书写发表的体验。一贯独霸的男性话语受到挑战，人类不再只用一个声音来说话，来记录。女性话语登堂入室，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角和情怀。

女性文学是女性话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常常不是单纯的文学行为，而是妇女揭露和抗议性别歧视、思考自身命运及社会正义的一种方式。它是这样贴近妇女的生活和心灵，无法不引起女性间的共鸣和交流。当然，并不是所有女作家都是女权主义者，也不都局限于表现女性意识，但她们毕竟是女人，她们描绘的世界不同于

男性，她们笔下的女性更具有男作家所难以把握的真实性。

20 世纪中，女性文学从少数精英发展为燎原之火，大批妇女拿起笔来创作。女性专业作家也不再是稀罕的事情。不仅在英国法国这样妇女具有写作传统的国家里，女作家地位稳固，在文坛上常能与男性匹敌，并驾齐驱，而且在拉美和阿拉伯等第三世界，女性文学也在崛起。在新作品不断问世的同时，一些被历史湮没的早期女性文学也被陆续发掘出来。女性文学形成了自己的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妇女学，对妇女和女性文学进行系统的学理的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经译介的外国妇女文学作品大约有几百种，其中少数作家的少数作品的不同译本占了相当比例。为了使读者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外国女性文学的概貌，我们曾选编出版了十卷本《蓝袜子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该丛书由于篇幅所限，对中长篇小说只能采取节选的办法，给读者留下遗憾。这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愿和我们编委会合作，推出这套“曾经轰动”的开放系列，分期分批地将本世纪一些有影响的女性小说译介给读者。这些作品由于其涉及问题的普遍和深刻，描写方式的大胆与新颖，在出版后立即受到广泛注意，拥有大批读者，甚至引起争议。它们

也许不都是传世名作，但它们引起的关注至少能说明它们触及到了妇女问题中的某些敏感点，迫使读者进行思考，我们希望中国读者也能分享这些作品，从中受益。

再版序言

.....

我从来不读自己的作品，我更情愿把它们放在一边任其沉睡，而事实上它们却会自己周游世界，我就经常能遇见它们被译成我不认识的文字，用让我陌生的封面包装起来。一个月前在德国，我看到一本由罗伏尔特·维尔拉格出版社出版的《惶惑的年代》，其封面着实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一个身着大衣的男人探出身，试图抱住一位扭着腰肢、体态丰满的棕发女郎。我翻看了一下里面的内容，想证实它是否如别人对我说的那样，是《惶惑的年代》的德文版。的确，正是我六三年写的那本小说，可它离我却是如此遥远！这不仅仅是因为那种过

于商业化的封面，也是因为时光已经飞逝多年，我的思想已经随着不同的节奏踏上了不同的道路。

对于那些已发表的作品，有时我能回忆起在进行创作时发自内心的感动，遣词造句时的苦思冥想，与主人公产生的共鸣，还有构想中的房屋和风景带给我的质感。我还记得，我时常徘徊于选择使用精练简洁的语言和让思绪放纵于如歌的随想散文之间。

面对快节奏的写实风格和感性的、巴洛克式的散文风格，我总是犹豫不决。有时我会追求一种近乎夸张的简练，而有时我会倾心于营造充满想像力的图景。

最近在一个学校，一群读过《惶惑的年代》的孩子们曾问我：您是小说里的主人公恩丽卡吗？当然，恩丽卡很像我，但同时又是一个独立于我、对我来说既遥远又陌生的人物。

作品中的人物从我们当中诞生，可以说与我们骨血相连，可与此同时他们又有别于我们，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而表现出自己的独立的个性和命运对他们的安排。这有些像出身于母体的婴

儿，他们带有父母的某些特征，但随后会按自己的方式成长，其过程经常难以预料。

正如皮兰德娄所描述的那样，作品的人物随着情节的延伸将主宰故事中的每个场景。我个人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笔下的主人公们试图挣脱我的控制，他们总想采取一些出乎我意料的行为，而故事情节的发展将最终证明他们行为的合理性。的确，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有其道理，因为他们惟一关心的就是忠实于自己的个性；而作者则总是为了作品的全局安排而牺牲细节，为个体人物设定一些并不总是符合其深层需要的叙事思想。

今天我可以说不丽卡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人，她已走得离我太远。不过我仍记得在创作这个人物时，在一字一句勾勒出那些对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场景时心中涌起的快意。

从创作风格上而言，我在写作时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的想像之旅是否给人以生动的感觉。正如罗兰·巴特所言：风格“并不是一种选择的结果而是一种冲动的产物……是以孤独而垂直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思维……是属于作家自己的东西，

是他的荣耀，也是他的囚室……它是作者生活习惯中最为隐私的部分，源自于作者具有神秘色彩的思想深处，以超越其责任范围的力量扩张”。

这是否也意味着，创作风格的生动性是作者用语言将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复杂而又具有惟一性的关系组织起来的结果？

作者，1996 年

内 容 提 要

出身平民的少女恩丽卡在海滩上结识了切萨莱，回到城市，为了获取日后参加工作的各种证书，他们都在学习。恩丽卡不时地到切萨莱家做爱，她一往情深，他却一味敷衍。

恩丽卡的妈妈是个小职员，最后累死了，她一心巴望恩丽卡紧紧攥住切萨莱，凭借婚姻改变处境。她的父亲天天热衷于制作鸟笼，最后只好在保险公司做门房。卡洛是恩丽卡的同学，他千方百计想亲近她，还帮助她处理腹中切萨莱的孩子，然而最后的一次约会恩丽卡给了切萨莱，却拒绝了他。

小说通过女主人公在青春花季年代所受到的身心摧残，揭示了现代社会中青年一代的迷惘和惶惑。

译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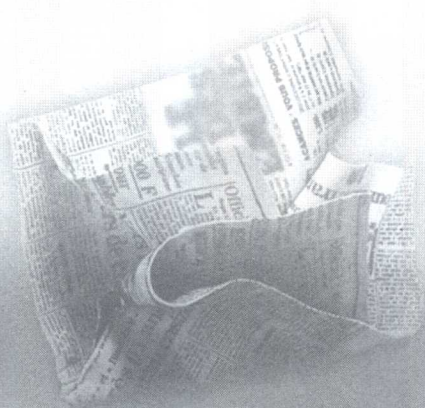
曹金刚 生于 1968 年，1986 年至 1991 年留学意大利，专修意大利语言和文化，现执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专业。

多年留学意大利的经历使译者对于意大利语言和文化有着较为深入的认识，曾多次参加重要的意大利文学研讨会以及各类中意文化交流活动，现为意大利文学研究理事会成员。

曾经轰动的

20
世纪

外国女性



L'età del malessere di Dacia Maraini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98-1015

Copyright © 1963, 1976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iulio Einaudi Editore, Via
Biancamano, 2, 10121 Torino, Italy

All rights reserved.

© 2000 年中文版由 Giulio Einaudi Editore 授权北京出版社在世界范围内发行。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惶惑的年代

切萨莱的父亲给我开了门。

他穿着一件带红色法兰绒衬里的灰色居家长衣，像往常一样，冲我点点鬓发斑白的头，开心地笑着，然后神情狡黠地闪身对我说：

“你想见切萨莱？”

“对。”

“你等等，我去叫他。”

切萨莱已经听到我的声音，他对父亲高声喊，让我到他的房间去。

“他正在学习，”他父亲对我挤挤眼说道，“过一个月就该考试了。”

他一直陪我到儿子房间的门口，停下脚步，将手放在房门把手上。

“他真棒！学习非常刻苦。”他这样说道，却并没有推开门。

“好吧，现在我去看报纸，听收音机，再喝点儿咖啡。”

他总算推开了房门让我进去，然后小心地关上了门。我听见他趿拉着拖鞋，渐渐地走开了。

“我等你半个小时了。”切萨莱说。

“我有事情要做。”

“什么事？”

我耸了耸肩。切萨莱皱着眉头看看我，又注视着自己那双手指扁平、修长的手。

“你等一下，让我把这一章看完，坐。”

房间里塞满了家具，百叶窗半开着，空气中沉积着一股香烟味和霉味。切萨莱身着睡衣，两肘撑在写字台上，上面铺满了书。

在灯光下，他没过颈项的长发颜色显得更加浅淡，一绺金发滑向额前。他用几个手指将头发向后一擦，继续专心地注视着面前的书本。

“我看不下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将眼前的书推向一边，从敞开的睡衣中露出他光滑无毛的前胸。

“你想要吗？”

“嗯。”

“你为什么不早点儿来？我等你的时候无法专心学习。”

“都怪我父亲，为了保险公司的事。”

“还是老一套。”

我脱下外衣，摘下围巾。

“你到我这儿来的时候，应该穿得好一些。我可不想总看见你穿同一件脏毛衣。”

“你是说我该穿那件蓝衣服？”

“那一件或者另外一件，你看起来像个乞丐，你瞧瞧自己。”他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指着衣柜上的穿衣镜给我看。